

重庆母城历史文化丛书

WU CHONGQING

雾重庆

陈文明 著

重庆母城历史文化丛书

WU CHONGQING

雾重庆

陈文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重庆 / 陈文明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29-07434-0

I. ①雾…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681 号

雾重庆

WU CHONGQING

陈文明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张德尚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360 千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7434-0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庆母城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唐英瑜 扈万泰 何智亚 王川平

主 任:何积光

副主任:刘 彤

委 员:雷国新 刁 涛 辛正明 白 玉 马 佳
吴 辉

主 编:辛正明

副主编:吴 辉

编 辑:江文兵 徐晓渝 杨洪平 张 雨 杜 杰
王 静 胡晓红 唐 瑾

- 第一章 杨 妹 / 1
- 第二章 三垛寨 / 42
- 第三章 相见时难 / 77
- 第四章 乱世缘 / 106
- 第五章 烟之祸 / 144
- 第六章 英雄会 / 189
- 第七章 扬子江大劫案 / 221
- 第八章 情 殇 / 258
- 第九章 生死劫 / 293
- 第十章 梦失楼台 / 326



第一章 杨 妹

1. 抢米风潮

20 世纪 40 年代初发生在重庆的那场抢米风潮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至今人们还众说纷纭。那天重庆大雾。老辈子们说，重庆城几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雾罩。早晨起来人们一推开窗户就发现眼前是一片化解不开的雾霭，乳白的雾气一股一股地直往屋里灌。浓雾像黏米羹一样弥漫在山城的大街小巷，伸手不见五指。大约十时，只听见小米市街口有人惊乍乍大叫：“抢米咯，抢米咯！”这个令人兴奋而又叫人战栗的消息像炸响的鞭炮接二连三地在上半城和下半城爆炸，旋即立竿见影，较场口、十八梯、筷子街、大梁子、小什字、会仙楼、七星岗、人和街的米店先后被哄抢一空。警备司令部得到消息的时候，一切已复归平静。胜利者早已销声匿迹、得胜而归，只剩下米店老板在店铺内外捶胸顿足、哭地呼天。

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便衣石龙和他的探子们私查暗访了好一阵子，连乌二爸的丐帮都动员起来帮助打听消息，结果收集回来的版本多达六七个，不知哪个才是事实真相。警备司令部抓了二十几个人，指控他们是主谋和为首者，可是民间报纸又纷纷指责军方指鹿为马、于法不公，警备司令康毅为此大为光火。

经过草草审判，警备司令部将其中的十个人判处死刑。这些人在押往大坪执行枪决的汽车上，大叫冤枉。只有两个人面不改色、视死如归，一路大喊：“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人们说，那两个人和抢米无关，他们是草上飞手下的土匪，去年警备司令部的剿匪队从涪陵捉回来的，康毅为了杀鸡吓猴，就把他们也当作抢米嫌犯一并绑上杀场。

这个说法很快得到印证。那八个人当天即被家属收尸，而那两个大叫大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人的尸体却在九坑子的乱草丛中足足躺了三



天三夜,第四天夜晚,却在侦缉队虎视眈眈的眼皮底下不翼而飞。这件事在从南纪门到储奇门到望龙门到朝天门到千厮门到临江门的茶馆里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神秘,越说越离奇。有的说草上飞有个女儿,这小女子会轻功,行如飞、去如风,飞檐走壁、百步穿杨,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她只身来到九坑子,冷不防点了两个侦缉队看守的穴道,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尸体偷走;有人说是草上飞得消息后连夜派了一支飞虎队赶到重庆,每人腰间都别着两支二十响的连发手枪。这伙人本是来劫法场的,不想康毅突然把行刑日期提前了两天,待他们赶到重庆为时已晚,在一场激烈的枪战后活生生从看守手中将尸体硬抢了回去。

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把石龙也给搞蒙了。不管怎么说,那两具尸体确实没有人来收尸,尔后又确实不知去向。不久,石龙又听到一个与此有关的传言,说草上飞最近要在重庆做一笔大买卖,还说他派的探子都已经到重庆了。石龙立即将这个信息报告给康毅,康司令却一笑置之,认为不过是茶馆里的俚巷流言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石龙又将它说给父亲石兰亭听,石兰亭听了若有所思,未动声色。

“三圣公”龙头大爷石兰亭早已操练出一副地裂不动、山崩不惊的本领。不过听了此话,他心里还是不禁一悸。去年草上飞在涪陵李渡抢了他一船云土,一个月后,他派人杀了草上飞的拜把兄弟、李渡镇的浑水袍哥罗云山,认为是他放点水。从此和草上飞结了“叶子”。草上飞有他自己的地盘,从来不到重庆这样的大码头来做买卖,现在扬言要到重庆来,莫非是针对我石某人而来的?常言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得不防啊。石兰亭暗自思忖。

这几天石公馆“漱庐”的空气凝固得像石头。老爷心情不好,铁青着脸抱着白铜水烟袋不出声,吓得下人们一个个小心翼翼,走路也不敢重了脚步,生怕不经意一声呼喊一个咳嗽惹得老爷生气讨来一顿呵斥或者一记耳光。连老太太也不去打搅老爷,只有大少爷进了客厅,然而大少爷带来的消息无异于雪上加霜。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少数几个贴身仆役知道是二少爷在外面惹了祸,至今风波未平。

二少爷石虎外号人称“重庆第一天棒槌”。重庆人说的这个“天”,内容广泛、意无定解,大意就是无所不为、胆大包天,你不敢干的事他敢干,你敢干的他更敢干。“天棒槌”就是为所欲为、没有人管得了的主。国泰大戏院的杨经理不知因何得罪了他,他居然在星期六晚场观众最多的时候纠集了

一帮兵痞人五人六地抬着机枪硬要闯进国泰看电影，吓得观众四散奔逃。这件事恰好被《新渝报》的记者遇见。当时那个记者正和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这个轰动全城的新闻。

石兰亭在重庆码头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他来说面子比什么都重要。尽管他也是一招手呼风唤雨、一跺脚地动山摇的角色，但是场面上还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讲理讲法。子不教，父之过。儿子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作父亲的也脸上无光。报纸上这么一登，让他面子扫地。他输不起呀！

他把儿子叫到客厅，鹰隼般的眼睛直逼着儿子。“你好歪哟，竟然敢大庭广众之中大闹国泰大戏院，还抬机关枪。”

儿子却吊二郎当，“那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你会出面办交涉。”

“我不过是看见杨某人下不了台了，出面替他解围。好心没有好报了。”

“呸，我还不知道你娃娃的德行。”石兰亭气咻咻指着桌子上的报纸，“这上面登的你怎么说？”

“它要恁个登我有啥子办法？”

“混账！”气急败坏的父亲给了儿子一巴掌，“那些兵痞子都已经承认了，你还在我面前犟嘴。”

那混账东西挨了父亲一耳光后非但不跪下认错，反而一跺脚，跑了。气得石兰亭七窍生烟。

四十岁前石兰亭皆膝下无子。骂他的人说这是坏事作多讨了报应。亲戚朋友多次劝他讨个二房以续香火，石兰亭一直没有答应。并不是石兰亭对老婆情有独钟，实在是老泰山也就是石太太的父亲虎威未倒。

石兰亭的岳丈原是刘家台河边的一名船夫，栉风沐雨在嘉陵江河下摆渡为生。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他手持篙杆身披蓑衣站立船头等人过渡，一个人浑身泥泞跌跌撞撞向江边跑来，一步踏上船头对他说道：“艄公救我，艄公救我！”年轻的船夫二话没说立即将篙尖抵住岸石狠狠一撑，渡船如离弦之箭弃岸而去。船到江心时，依稀看见七八个士兵站在刘家台河畔沙坝上对着顺水而去的渡船胡乱放枪。

两年后一个春日晴明的日子，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军人带着两个护兵来到刘家台河边找到了当年那个撑过河船的艄公。那个当年高呼“艄公救我”、满身泥污的人现在当了护国军的师长。艄公从此时来运转，不久即超拔成小河帮大爷。这时候石兰亭不过在小河帮跑二排。小河帮老大看上了



聪明伶俐的石兰亭,后来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再后来又让女婿接替了他的位置。至于石兰亭如何从小河帮老大变成三圣社魁首,那是后话。所以江湖上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石兰亭之所以有今天,全靠老岳丈的扶持。

虽然如此,石太太也未就心安理得。她天天求神拜佛,跑遍重庆大大小小的庙子,从送子观音到土地公公,见菩萨就拜,最后还是老君洞一个老道对她说了如下一番谶语:“无生有,有生无。无中有有,有中无。无无到时便是有,有有到时便成无。”石太太不解其意也不敢多问,布了施舍就回了家。当年石太太年方廿七,第二年,也就是石兰亭四十岁那年,老婆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后来有人道破玄机,说那老道一共谶了二十八个字,预示石太太廿八有喜,石太太果然在二十八岁时遂了心愿。

为生这两个替石家传宗接代的儿子,石兰亭的老婆差点送了命。分娩的阵痛是从半夜开始的。石太太的第一声呻吟就石破天惊地将石公馆上上下下搅得天旋地转。所有的仆人即刻起床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应差。石太太贴身的丫头老妈子更是忙得手不停息、脚不沾地,鞍前马后团团转。孩子却生不下来。石兰亭请来中山医院的西医生。面对双胞胎难产,西医生似乎也无能为力。石兰亭又着人找来神仙洞有名的接生婆子,那婆子又是观花又是画符,黔驴技穷之后竟然说可以找一条大牯牛来将产妇横陈于牛背以便催生。从来遇事不慌的石兰亭这时也急得一头是汗。好在乌二爸一句话提醒了石兰亭,他说何不把老君洞的老道请来,或许他会有办法。也是病急乱投医,石兰亭想也没有想就派人摆渡过江沿着黄桷古道一路小跑前往老君洞请虚清法师。

虚清法师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石兰亭马上遵照虚清的吩咐设坛作法。虚清手持宝剑、身披道袍、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石兰亭下令把公馆里的电灯一律关掉,只允许石太太房间和虚清的法坛点灯秉烛。半明半暗中的虚清法师更显得神秘诡谲、玄旨莫测。时而剑指东南,时而铃响西北,法剑落处寒光闪闪,法铃起时天籁无声。唯其口中玄语细细绵绵,幽深不绝。虚清到底念了些什么没有人听得明白。不过有四个字倒是连大字不识的伙夫方福洲也听得真切的。那四个字就是“逢凶化吉”。事后下人们在一起窃窃私语时说,其实那老道一共也就只是反反复复念叨那四个字:“逢凶化吉,逢凶化吉……”

三更时分,当老道歌唱般地念到“化吉”二字时,窗外一道清光闪过,石太太的房间里便传来了第一声婴儿的啼哭。石兰亭立刻吩咐下人献茶备酒

答谢虚清。那老道拱手拜谢说了句“了犹未了”，又继续铃响剑舞、作起法来。片刻之后，当那老道刚说了声“逢凶”，一道白光自地而起，石兰亭的第二个儿子就这样出生了。这“逢凶”二字也只有石兰亭和乌二爸听到，当时他们二人只是不自觉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谁也没说什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老道抱拳说了句“恭喜，天龙地虎”，便扬长而去，什么酬谢也没有收，连茶也没有喝一口。石兰亭立即派人追随出去，想把他请回来，怎奈那老道一出门便没了踪影。后来石兰亭就给这对双胞胎取名为石龙、石虎。

兄弟俩来到人世间的的第一声啼哭就像朝天门沙嘴的合龙水，清浊自分。哥哥只华丽地哭了一声就乖乖地睡去了，弟弟却声嘶力竭地哭个不停，好像这世界欠了他许多孽债不还，他必须不依不饶才算合理。石兰亭给两个儿子分别请了两个奶妈。两个奶妈在交换哺乳感受时，大儿子的奶妈说大少爷乖，好带，吃饱了就悄声无息地睡觉，一点也不淘神；二儿子的奶妈却说这个娃儿长大了一定是个花花公子。大奶妈问何以见得，二奶妈悄声对大奶妈说，这个娃儿有个怎么也革不去的坏习惯：吃足了奶也要含着她的奶头玩，睡去了也不松嘴，两只小手还要在她饱满的乳房上摸来摸去。大奶妈听了就哈哈大笑。

尿尿也大体如此。哥哥要把尿了，抱起来就屙；而弟弟则非要让尿淋着点什么才干。开始是淋猫猫狗狗，后来就要淋人了，尤其要淋姐姐。姐姐就是石公馆里那些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丫头。淋不着姐姐小少爷就不依不饶地哭，就坚决不屙尿。为了让小少爷屙尿，就专门有小姐姐在小少爷屙尿时被叫拢来让他淋，淋脚淋裤子淋屁股淋乳房。有时候连石兰亭都看不惯了，说石太太不像话。石太太却反驳道，“有啥子嘛？淋湿衣裳洗了就是。”

随着石虎一天天长大，恶作剧也无师自通。他到厨房偷盐蛋被厨子方福洲当场捉获，第二天他就在方福洲泡盐蛋的坛子里屙了一泡尿。方福洲不知道，早上抓起来给老爷佐早餐，老爷说这盐蛋怎么喷尿臭，方福洲说不会哟。老爷说你闻闻。厨子拿起来一闻，果然有股尿臊味，赶紧说，我换个，我换个。换来的还是那味道。厨子有口难辩，挨了老爷一顿训斥，把一坛盐蛋全倒了。要不是看在他做菜手艺好，就被石兰亭扫地出门了。

石龙从小就是一个乖娃娃。他不撒尿淋丫头，也不偷厨子的盐蛋。下人们都很喜欢这个憨厚的孩子，渐渐地他就成了下人们的听用。花匠说，石龙，去把花剪给我拿过去，他就把花剪给拿到屋檐下去。老妈子说，大少爷，把铜盆给我端过来，他就乖乖将厢房里的铜盆端出来。不过这些话都不能



当着老爷太太的面说。石太太知道了就警告说，“唉，你们不要把规矩搞倒了呀。”下人们这才不敢随便使大少爷的差。不过大少爷和他们的亲密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石兰亭知道了就说石龙没出息。所以在石虎十三岁的时候，石兰亭就让小儿子“嗨”了十排，成为“三圣公”的小老么，而大儿子却至今没有拜码头。

“嗨”了袍哥的石虎，邀约一帮半截么爸成天擒三个打五个，从上半城打到下半城，到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是个十处打锣九处响的角色。不到一年工夫，就成了重庆城尽人皆知的“第一天棒槌”，这时候哥哥石龙早已被父亲送到来龙巷的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当起便衣来。

重庆人说，一个狗服一个夹夹。意思是说，再难收拾的家伙也有人制伏得了他。能够制伏石虎的不是别人，正是石公馆的座上宾乌二爸。

乌二爸是个乞丐。当然他不是一般讨口要饭的叫花子。他是叫花头，丐帮帮主。在炮台街下面的洪崖洞，他统治着一个庞大的丐帮王国，他们是他们的“瓢把子”（首领）。这些乞丐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在街头巷尾“撵狗”、“赶鸭子”追逐路讨的；有唱莲花落、打花鼓、打“柳连柳”（连箫）艺讨的；有在脑壳上钉钉子、吞刀吞蛇、假宰手指、顶板凳苦讨的；有装相、扮假孝子、“请童子”骗讨的；也有打道筒、唱善书、告地状乞求施舍的。他们当中还有一个会说英语的叫花子，他穿一身油腻不堪的西装每天站在精神堡垒下，不时极有礼貌地对路过的人说：“Excuse me, I am hungry. Please give me a little money to buy Guo - Kui.”（请原谅，我饿了，请给我一点点钱去买锅魁。）

乌二爸是怎么成为叫花的，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这个丐帮王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里的卫丐、武丐、艺丐、残丐、病丐没有一个不听他调遣。乌二爸身怀绝技、武艺高强，丐帮的看家本领、号称有一百零八变的“打狗杖法”他玩得得心应手、滚瓜烂熟，他还会“阿摩搪墙掌”，一掌出去可以推倒一面青砖二四墙。

但是乌二爸并不住在洪崖洞，他在千厮门河街有自己的房子，那是一幢两层楼台的吊脚楼房，从嘉陵江边望上去，俨然像一座城堡。

天不怕地不怕的石虎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唯怕乌二爸。那年乌二爸旗下一个苦讨的乞丐在临江门粪码头当众生吞活蛇。这可是既危险又刺激的绝活。那乞丐昂起头大张开嘴，两手把蛇死死拉伸后就将蛇头往嘴里塞。酒杯粗的活蛇一节节进入喉咙，乞丐的脖子也随着蛇身的进入一节节鼓起、蠕动，目不忍睹的看客们便开始向乞丐脚下丢钱。趁着人们围上前去看个

究竟的时候，石虎暗中将手中的烟头在蛇身上轻轻一烫，被烟头烫惊的活蛇负痛猛窜，箭一般直入乞丐腹中。乞丐立时狂呼惨叫，倒地乱滚、痛苦万状。刹那间两眼暴鼓、口鼻流血、脸若猪肝、惨绝而亡。乌二爸闻讯赶到时，石虎正被众人扭住不放。乌二爸急速问清缘由，旋风般出手黄龙缠身棍将石虎打翻在地，石虎起身欲逃，还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头上身上又是一阵棍如雨点。这时有人高叫：“打不得了，这是石大爷的二公子！”乌二爸气得脸红筋胀，声音也变了样：“一命抵一命，石兰亭的老汉（父亲）本团首也要他的命！”其时康毅的副官吴兆雄正巧路过，见石家二少爷被洪崖洞叫花头的黄龙缠身棍打得遍地滚爬，才出面制止，救出石虎一条性命。

乌二爸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也是江湖中人，民国十五年就被礼字袍哥大爷苏炳荣超拔为礼渝社嗨么大。他当即派了两个叫花子到“漱庐”下战书，要找石兰亭吃讲茶说么二三。

自石兰亭坐上“三圣公”头把交椅，吃过多少次讲茶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每回他都是以调停人的身份坐在上把位，为扯皮双方断公道，那是何等的体面、威风啊！当事双方滔滔不绝歪曲事实、无休无止指责对方、喋喋不休证明自己的同时，都不会忘记说“请石大爷评评理嘛”、“石大爷的眼睛是雪亮的”诸如此类希望无限的话。与其说他们是在为自己争取胜利，不如说是在共同地努力地为石大爷塑造权威。可是这回石兰亭的身份完全变了，他几乎就是一个被告。他不知道乌二爸会如何发难。恐怕最多也只有招架功夫难有还手之力。石龙建议他不去，他说你懂个屁。他还非得去不可。上刀山下油锅也要去！不去就意味着面子输光威信扫地，那将是他不能接受的结果。

石兰亭走进朝天门集贤茶馆一抱拳和各位打过招呼、尽到礼数，就坐到右手位子上。虽说石兰亭今天是坐在当事人的席位上，主持人苏炳荣却一分也不敢怠慢。他貌似恭谦地询问道：“石大爷，是不是——”石兰亭不失身份地点点头，讲茶就开始了。乌二爸简单地叙述了事情经过后话锋一转，说道：“以往这种时候都是石大爷为大家断公道，人命关天，今天我们也请石大爷还我们一个公道。”石兰亭立即以守为攻：“犬子顽劣，误伤人命，事已至此，不必多说，如何赔偿、如何料理后事，就请说吧。”乌二爸说：“讨口之人一无家眷二无后嗣，就赔他座金山银山也无法受用。我们不要赔偿，只要石大爷厚殓冤死者就足矣。”石兰亭问：“如何厚殓法？”乌二爸不紧不慢道：“白绸裹尸、银朱棺材入殓、做三天大道场三天小道场三天清水道场，九天之内石



公子披麻戴孝跪地守灵,并在出殡之日端灵牌、哭丧。”对于前三个条件,石兰亭很爽快就答应了,可是后两者他却生死不愿点头。这简直是要他的命,照此办理他还有脸吗?石兰亭说:“都是场合上的人,不要太过分。”乌二爸驳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戴孝端灵轻之又轻。”石兰亭说:“我出钱抵命行不行?”乌二爸说:“叫花子只有讨口的碗,没有装钱的口袋。”石兰亭横了:“那你们就告官吧。”乌二爸毫不示弱:“我们认不到官只认识你石大爷。”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如果你不认账,洪崖洞的叫花子将像一团擤在你白绸衫上的肮脏鼻涕,粘上就休想擦掉。石兰亭深知麻烦有多大。

宝元通的襄理不小心得罪了洪崖洞的乞丐,他娶媳妇时,四五十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一齐拥入他家来吃喜酒。走进大门鞭炮一放就唱起来:“炮响三声紫云开,金玉娘子下轿来。”然后八个一桌九个一堆径自把喜宴座席占了,一边把筷子在碗边上敲得丁当作响一边哇哇大叫:“上菜上菜。”正闹着,新娘的花轿进门了,叫花子们又齐斩斩跪在花轿前,四五十个老老少少肮脏不堪的家伙把簇新的花轿围了个严严实实。干什么?讨喜钱。给了一次不起来二次不起来三次四次还不起来,一场喜宴差点就没办法成丧酒。

吃讲茶的结局让那些想看石兰亭笑话的人大失所望。三天小道场三天大道场三天清水道场没有做,也没有人披麻戴孝端灵哭丧。三天后一清早,那个屈死鬼白绸裹尸装进一副黑漆棺材后被他的几个同道悄悄抬出通远门,弄到浮图关的乱坟堆下了葬。金炸鼓响的开头为何落了个焉炆屁臭的收尾?有人说是石兰亭使了大把大把的银子,有人说是康毅派人出面拿了言语。总之人们预想的好戏一出也没有上演。乌二爸和石兰亭不但没有反目为仇,反而渐渐成为莫逆之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其中的奥妙谁也不清楚。

也许是乌二爸的黄龙缠身棍叫那混世魔王尝到了厉害,也许是集贤茶馆那些苛刻条件让石公子知道这世上也有敢挑他歪筋的人,石家二公子从此对叫花头畏惧三分。

这天,挨了父亲一耳光的石虎刚刚冲出公馆大门就和匆匆进门的乌二爸撞了个满怀。乌二爸淡淡问了声“哪里去?”石虎就站住了。

乌二爸看见石虎左脸上隐隐现出的五个手指印,笑了笑,说:“回去跟你爸认个错吧,他也是为你好哇。”石虎僵在门口不说话。乌二爸说,“你已经‘嗨’了十排,是小老么了,还这样天一下地一下的,该懂事了。”

“他要滚让他滚!滚远点,免得老子看见心烦。”石兰亭站在客厅屋檐下

余怒未消。乌二爸笑着拍了拍石虎的肩膀，走进石兰亭的客厅。

石兰亭最近的确比较心烦。抢米风潮刚刚平息，市面上就出现了谣风，说抢米风潮完全是某某人将米粮囤积居奇所至，还说委员长正在追查这件事。石兰亭明白这话的所指。他立马去向康毅打听，康毅说，“没有的事。”隔了一会他又说：“放心，再追也追不到你的头上。”石兰亭这才稍稍放了心。谁不知道刘湘的舅子是川东一带最大的米贩子，石兰亭是他的帮办之一。说某某人囤积居奇，说的就是刘湘的舅子，当然也少不了捎带石兰亭。

乌二爸接过石兰亭递过来的青铜水烟袋吸了两口，问石兰亭“听说没有？有人已经向四邻八县各公口码头打了响片，要他们为他买粮食。”石兰亭说：“你说的是冯孝三？”乌二爸说：“你都晓得了？”石兰亭没有回答，只把嘴里的青铜水烟袋吸得“咕噜咕噜”响。冯孝三是当地有名的袍哥大爷。最近，他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愿意帮助政府买粮，以便缓解市面上的粮荒。

乌二爸见石兰亭久久不言语，就说：“我怕他没有这个本事。”石兰亭不紧不慢地说，“他有这个本事。川康银行正在给他从西康调款子。”乌二爸微微点头道：“难怪冯孝三的腰板这样硬。”接着他又不解地问道：“川康银行为啥子和冯孝三裹得这样紧呢？”石兰亭又不应声了。见石兰亭不说话，乌二爸自语道：“川康银行真的就要为冯孝三调款子？”石兰亭慢条斯理说：“川康一直想巴结委员长，在中央谋个一官半职。”乌二爸似乎明白了什么，长长地“哦”了一声。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两人只把那只青铜水烟袋你接过来我接过去地抽。乌二爸知道石兰亭心情不好，就安慰说：“二少爷的事你不必生气了；俗话说，横人易得懂理，大一点就好了。”石兰亭好像找到了出气孔，对着乌二爸发泄道：“还小吗？我像他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在小河帮视事了。”乌二爸说：“此一时彼一时也。”石兰亭没答话，只是笑了笑。

2. 国泰大戏院

石虎着人抬起机关枪看电影的事情之所以能在偌大个重庆城弄得家喻户晓，要感谢《新渝报》记者潘子俊。潘子俊也是无意中碰到了这件事。当时他正陪他的女朋友郑歆仪去国泰大戏院看电影《塞上风云》。

国泰大戏院是重庆的一座新派影剧院，连名字都是从上海拷贝过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重庆是上海虔诚的小学生，一切都模仿上海，从建



筑到旗袍，经济凉面到摩登红，抽水马桶到歌舞厅。“八·一三”后，上海人更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打在逃难的包袱、箱笼里一并带到重庆来了。国泰大戏院就是其中之一。

国泰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在精神堡垒附近众多的川式戏园和不洋不土的电影院中有那么点鹤立鸡群、独领风骚的意思。麻灰色的瓜米石门柱，彩色的水门汀地面，铸铁架的翻板座椅，单双号分座，等等一切，都透露出许多海派影子。不过开始它并不是很出名，自轰动陪都的话剧《全民总动员》在这里上演后，才一夜名声大振。不演话剧时国泰也放电影，上映的影片多是当时最上座的美国电影或上海过来的一线新片。到国泰看电影就是时髦，就像进“心心”喝咖啡一样摩登。国泰是陪都上流社会人士和追逐时尚的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

星期六下午五点钟，《新渝报》年轻记者潘子俊匆匆赶完最后一篇稿子丢了笔就跑，急急忙忙挤进那辆靠烧桐炭作动力走起来像老牛喘气一样的公共汽车，到中山医院去约他的女朋友郑歆仪出来看电影。郑歆仪是中山医院的护士，一个小鸟依人般可爱的女孩。

周末晚上的国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闹，卖瓜子花生香烟的小贩边叫边走，买“着急票”的人像游蛇一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许多人拥在门口等待进场。

潘子俊拉着郑歆仪的手刚要进场就看见邹容路街口人群大乱。他循着乱处望去，看见一支丘八队伍高声喊着“一二一”下着洋操冲着国泰直端端开过来，前头四个人的肩上高高抬着一挺蓝幽幽的重机枪，其余的人全部荷枪实弹。观众被吓得作鸟兽散。

电影院的杨经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跑出来一看事情不对，赶快陪着笑脸张开臂膀阻拦。带队的军官气势汹汹喝道：“怎么？老子们在前方拼起老命打日本，裤腰带上都是血，回到后方看场电影也不行吗？”杨哭丧着脸说：“不是不行，你看你们这抬起机枪——”军官怒吼道：“机枪怎么了？老子逛窑子也抬机枪！”

杨心里暗自叫苦，但脸上还是堆砌出许多笑容来。他赶快从怀里摸出“白细胞”牌香烟，又是敬烟又是赔笑，梦想用商人左右逢源的伎俩来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就像放映机卡片一样，这回卡壳了。怎么说似也不得要领，当兵的油盐不进非要进去看电影不可。不但要进而且还坚持要抬着机关枪。场面一下就僵持起来。僵持得开交不得的时候，石虎出现了。

没有人注意到石家二少爷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他一出现就一脸的路见不平,说了许多杨的猪不是狗不是。他说人家当兵的前方抗日流血牺牲回来看场电影也是应该的,总不能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嘛,又问杨是不是怕当兵的没有钱买票,“这样,这场电影我包了。”潘子俊听了好久才慢慢听出些头绪来,原来是杨没有按期给石家二少爷奉送招待票,事情才闹得这样不可收拾。

太不像话。光天化日之下竟如此豪强霸道,天下还有没有公道?潘子俊心中忿忿不平,歆仪不断拉他的衣角示意他离开,他不走。对于石家二少爷过去他多少有些耳闻,今天终于见识了。果然名不虚传。抬起机枪搅场子,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无端的义愤使潘子俊胸中涌起一种冲动,一种作为社会良知的冲动,他的血开始沸腾。他一定要看看这个码头恶少到底要干什么。

这时候国泰的一个伙计过来附耳对杨说了些什么。杨无可奈何道:“好吧好吧,反正场子已经空了,就请兄弟们入场吧。”

石虎问道:“空了?”

杨说:“空了。”

“没人了?”

“没人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石虎哈哈大笑:“好,好。老子也不看了。马连长,我们走!”

那个叫马连长的人立即大呼口令:“向后——转!起步——走!”

士兵队伍闻声而动。围观的人们“怦”地一声就议论开了,潘子俊像自己遭受了欺侮一样愤怒不已,站在街头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本来是说好看完电影后就和歆仪一起去“心心”喝咖啡的,也没有心情了。他将歆仪送回家后喊了一辆黄包车径自去了报社,当晚就赶写了“石家少爷好威风,抬起机枪闹国泰”的新闻稿,第二天《新渝报》便以显著位置编发了这条社会新闻。

潘子俊的父亲潘用贤差不多是和石兰亭同时看到这条新闻的。女佣请他到饭厅用早餐的时候,餐桌上放了一份当天的《新渝报》。潘用贤有一面用餐一面看当天早报的习惯。重庆人在九开八闭十七门的歌谣里唱道:“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他就是做花纱生意的,自然要关注生意行情,顺便



也看看新闻什么的。儿子在《新渝报》作记者，于是又特别留意《新渝报》。看到石公子大闹国泰这个消息时，他只是摇摇头叹叹气，纨绔子弟惹是生非见得多了，他并不认为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当看到这条新闻竟出自儿子之手时，他有些惴惴不安了。潘用贤非常清楚石兰亭在重庆的势力和地位，更了解他的为人，何况他又有警备司令康毅的背景，子俊这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石兰亭是极要面子的人，出他儿子的丑就等于扫他的面子。他放过你则罢，不放过你有你好受的。儿子太不谙世事太嫩了。

他本来就不同意儿子到报社当记者。一心希望儿子上大学学经济，学成后回来接他的班。可是儿子不愿意作一名商人。他认为所有职业中记者是最刺激最富挑战性的。记者是无冕之王，它肩负着社会的公正与良心。用手中的笔为社会主持公道，是潘子俊从小的理想与追求。所以无论父亲如何反对，他最终以孩子的倔强瓦解了父亲子承父业的梦想。

潘用贤用完早餐，正准备换了衣服去公司，子俊从房间出来了。父亲冷冷地指着桌子上的报纸问：“这个新闻是你写的？”

“是呀。”儿子不以为然。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石虎是什么人？”父亲追问道。

“知道呀，”儿子平静地说，“不就是石兰亭的儿子吗？”

“你知道石兰亭是什么人吗？”父亲有些不悦了。

“石兰亭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你拿他儿子开刀，你想过后果吗？”

“拿他儿子开刀又怎么样了？他儿子叫人抬着机枪大闹国泰——”

“你别说了，”父亲打断儿子的辩解，义正辞严地说，“我告诉你，你要惹大祸。祸事临头你还不知轻重。”

儿子说：“如果石兰亭为了这件事要拿我是问，我奉陪。”

潘用贤了解儿子的脾气，缓和口气说：“子俊，你不能这样。你要当记者爸爸也赞成，可是你不能这样锋芒毕露。什么新闻不可以写，偏要去报这种新闻？你太不知深浅了，石兰亭是你惹得起的吗？他的势力有多大你知道不？”

潘子俊显得有些不耐烦。“爸，报纸的事你不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处都在讲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石兰亭再不高兴又怎么样？总不会叫一帮人来把报社砸了吧。要那样倒好了，我看他不至于这样蠢。”

潘用贤说：“不听老人言，吃尽苦黄连。我给你说的话你总是不听，等到